



“违规”的采访

时政新闻部主任 王松青



4月22日,我们世博报道组三个人抵达上海,急匆匆赶到世博记者注册中心,想拿采访证。但被告知,采访证必须等到4月30日左右。没有证件,是万万不可能踏入世博园区一步的。

怎么办?在世博园外,徘徊了一个下午后发现,每个进出园区的工作人员都有通行证,而每个进园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有。并且,通行证是没有照片的。于是,我们四处打听安徽进园企业名单和联系人的联系方式。终于联系到两个企业,对方愿意帮忙送来2个证件。总算可以进去了,我们三个人轮流入园,剩下一个人就在外面采访市民。

虽然很辛苦,并且每天冒着被发现冒用证件的危险,我们的行为算是“违规”的采访。但值得我们骄傲的是,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报道任务,并有数个独家探馆报道。

王松青

以皖江之名

财经部主任 樊立慧



2010年1月22日,当我们乘坐的小巴开进国务院新闻办的大门时,同行笑着说,得下来拍照留影纪念。这一切得感谢

安徽的崛起,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家批准,上升为“国字号”,我们也荣幸地在首都发布自己的声音。

回来时,同事们说央视四套直播了这场新闻发布会,我在想,好歹等到回忆往事时,我也豪气地说一声,咱也去过国新办,也上过央视。

从皖江示范区建立开始,每个重要节点,我都在现场,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日的历史,记录新闻的我们也荣幸成为皖江历史的书写者。

樊立慧

请允许我带着良知上路

社会新闻部记者 江亚萍



江亚萍

还记得老读者李奶奶拉着我的手,说着感谢;还记得为了客观真实,我深入一个个现场的辛苦奔走;还记得自己的一篇报道让当事人权利得到维护……这些年,这些天,一直在路上,一直在这里:倾听、记录、感动、怜惜。

今年5月11日,合肥一企业女工,因为没经允许拿走了单位食堂的6个馒头遭遇辞退。当事女工已经40来岁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就业机会是何等艰难?带着责任和理解,我一次次和其联系,一次次替其向企业和相关部门反馈,并且连续报道。该

组报道不但被各大网络转载,而最终让我欣慰的是,企业迫于舆论压力,重新聘用该女工回到工作岗位。并且内部还将修改有关企业规定,这些,作为一个记录者,我内心满是激动和自豪。快乐是什么?快乐是你活着,有人需要你;快乐是你可以帮到别人,哪怕只是一个人。

眼下报业竞争激烈,作为一名已过而立之年的“老记者”,我有时深感惶恐,不知自己还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,但是内心里也常常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说:“请允许我带着良知,奔走在新闻的路上!”

你是我们的土壤

夜班编辑部编辑 蔡富根



蔡富根

小区有位70来岁的老人,既卖报又读报,还喜欢与人聊新闻,我们因此成了“聊友”。星报改版给安徽新闻界带来了震撼,也成了老百姓的谈资。那时,老人常当着我的面一个劲地夸赞星报大气,耐读,有品位。

我暗自欣喜,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自豪感。日复一日,我竟养成了逛报摊的习惯。每次逛报摊我总要打听星报卖得怎样?新闻叫不叫座?老人总是对合肥的几家早报进行一番点评。不久前,小区拆迁,老人走了,我的心中突然有一种失落感:不仅是少了一个聊天人,更觉得像是少了一座桥——一座报人与读者沟通的桥。星报是棵树,读者就是土壤。读者能多看我们报纸几眼,就是我们记者编辑的最大幸福。为了读者关注的眼神,为了记者光荣的称号,为了星报的美好明天,我们唯有笔耕不辍,无怨无悔。

那一刻,我觉得累点很值

社会新闻部记者 雷强



从出生前的明确不要,到出生时的可要可不要;再到不顾一切地想要,却没有能力去要。2010年5月12日,在省立医院出生的巢湖三胞胎姐妹,在短短的8小时内命运不断转折。

我与同事一起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展开采访。当三个孩子出生后,他们的父

亲小胡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嚎啕大哭,任凭任何人劝解也不愿意上楼看孩子。此时,我没顾多想,径直走上前去,一把拉住他就往医院门口拽,随即递给她一根烟并帮他点上,开始了长达15分钟的交谈。最终,稳定了小胡的情绪,让其认识到此刻自己的重要性和一个丈夫及父亲的责任。

可是,因为交不起费用,三个早产婴儿无法送入“保温箱”内救治。此刻,聚集在医院的众多同行一起开始不断找医院交涉,最终,在晚上19:45左右,孩子被送入新生儿病房的“保温箱”内,至此,大家终于才松了一口气。看看时间,从踏入医院采访到结束,整整历时8个小时。虽然很累,但我觉得很值得。

雷强

有一种笑容来自最深的苦难

特稿部记者 张火旺



近日,我驱车前往太湖县大石乡的一个山村,目的是去采访一名退伍老兵对瘫痪妻子十七年不离不弃的故事。

在大石乡宣传委员孟凡奎的带领下,记者来到了老兵陈族明的家——两间简陋的小瓦房,故事中女主人叶

淑琴正坐在轮椅上剥棉花,看到我们造访,她的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。这一幕,突然让我眼前一亮,内心里满是惊诧:命运并没有让她的心里积淀因苦难而生的屈从,而是表现一种特有的满足和温馨。

与她的整个对话过程中,没有听到一句牢骚和悲观,而是讲述家人对她的爱护和乡邻的包容。看得出,她的语言都是发自内心,她的笑容是最真实的流露。

采访结束后,我陷入了思考:经过深重苦难洗礼后的笑是一种最本真的情感外流,不只是会影响自己的一生,也会让见证这份笑容的人,从此心无旁系,做好本份的事,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

张火旺

记者能做的不只是“码字”

财经部记者 宛月琴



宛月琴

“请问宛记者在吗?”秋日的午后,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办公室门前响起。

起身答应,声音来自一位70多岁的老人,退休后自编了一台庐剧,虽得到艺术家丁玉兰的赏识,但要组织演出经费却一直没着落。

“看到你经常报道财经人物,看

能不能有机会帮我们搭搭桥,为庐剧做点公益”,老人言辞间充满恳切,沧桑的眼神里写满着信任和企盼。

那一刻,在这样一位本该颐养天年却仍奔波劳累的老人面前,那一刻,在这样一位“撒心传统文化如何保护”的老人面前,突然感到自己很无力。是的,记者绝不能“包打天下”,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风光。

于是,我将老人留给我的求助信发送了出去;于是,我在采访时经常提醒自己可不可以真的能为老人“搭搭桥”;于是,我时常关注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让老人得到帮助……这一刻,我第一次触摸到记者二字承载的那一份关怀和责任。